

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

# 社会大换乘

何建华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564705



2 029 8089 0

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

# 社会大换乘

何建华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本丛书常务编辑：郭志坤 吕明方

本书责任编辑：吕明方

本丛书封面装帧：陈华沙

·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

## 社会大换乘

何建华

---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

1991年5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字数：170 千字

印数：3001—6100 印张：7.375

ISBN7—80531—157—9/G·89

定价：3.20 元

## 不愧为时代的强者

——为《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作

丁法章

在上海青年记者协会成立五周年之际，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问世了，这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9本册子，虽然其中一些篇章不免有些稚嫩，但纵览全书，那跳动着时代脉搏的清新质朴的内容，那具有开拓意识的活泼隽永的形式，特别是作者渗透在字里行间的那人间真情，会使你留下难忘的印象，产生心灵的共鸣。可以说，这一辑文丛，不仅是这9位作者近10年业务成果的集中展示，而且也是上海广大青年新闻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中精神风貌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养育之恩的最好报答！

有幸入选文丛的作者和作品是：解放日报毛用雄的《蓝色的警告》、文汇报袁夏良的《春夏晨语》、新民晚报孙洪康的《掀开都市帷幕的一角》和习慧泽的《商界风云录》、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尹明华的《旋涡里的太阳》、劳动报强荧的《最后的征服》、青年报何建华的《社会大换乘》、生活周刊戴文妍的《请与我们同行》以及现代家庭杂志社林华的《生活，真好》。非常巧合的是，这9位作者，有的曾是我的学生，有的是我的属下，有的是我忠实的朋友，我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对他们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

当现在执笔为他们的处女作写序的时候，其亲切和感奋的心情就不言而喻了。

青年新闻工作者个人作品集体结集出版，这在本市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这9位青年朋友的初步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吸取什么教益呢？这里很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们具有新闻工作者最可宝贵的品格，这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忠诚于人民，尽责于社会的精神。这9位青年朋友几乎都和共和国同龄，都有过自己幸福美好的童年。但“文革”的狂澜剥夺了他们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们被过早地推上了坎坷的道路，备受着生活的磨难。我们引以自豪的是，他们没有沉沦，他们不愧为时代的强者，辛勤的劳作锤炼了他们百折不挠的性格，苦涩的岁月让他们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这就是为什么在近10年他们陆续踏上新闻工作岗位后，会那样全心尽意地投入并很快地进入角色，以他们不同寻常的目光和十分犀利的笔触，从而写出一篇篇能够产生社会轰动效应作品的原因所在。

不是么？打开这一辑文丛的近400篇作品，透过那150万字，无论是对社会发展重大事件的记录，还是对改革开放成果的热情讴歌；无论是对生活深刻变化的全方位扫描，还是对变革年代中人们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一篇篇，一字字，无不饱含着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以及对历史发展的责任，一句话，无不把自己摆进去。

“宝剑锋从磨砺出，百花香自苦寒来。”这9位青年朋友初步成功给我们的又一个教益，就是他们具有那种不畏劳苦，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因为他们深信，名记者不是捧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记者的成功之路就在脚下，关键在自己怎么走。请听他们的肺腑之言：“作为一个记者，一年到头就象田螺一样不停地运转，又象蜜蜂采蜜一样四出采集信息，每天要向社会公

众报道最新发生的、同公众关系最密切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我会全心全意跑新闻，写起文章‘象吃肉一样香’”；“但愿我拥有更为辽阔的社会时空，勤跑勤听勤看勤思勤写，向读者奉献更多作品。”我们那些经常哀叹当今出不了名记者，又不愿意下苦功搞采访，每每满足于从会议、简报、电话中“讨新闻”的青年朋友，难道不应该从上述9位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实践中，进行认真的反思，从而选择自己的成才之路吗？！

诚然，为了使我们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更快更好地成长，除了主要靠自身的努力以外，提供成才的外部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这9位青年朋友在新闻事业上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所在单位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上海青年记者协会和文汇出版社决定联合推出《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更是激励来者、扶持新人的一个德政，值得我们各有关部门学习。作为各家新闻单位，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各类专业人员提供施展抱负、一显身手的舞台，尤其要注意为青年同志创造成才的天地，使自己成为培养和造就合格新闻工作者的摇篮。这也是我的一点想法。

1991年3月

《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的出版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文汇出版社和上海各新闻单位的关心，也得到了上海中申丝绸实业公司、上海紫江集团公司、上海醋厂、上海淀滨酒厂、无锡裕村实业公司、太仓合成化工厂、上海玻璃器皿二厂、上海震旦电声厂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此一并鸣谢。

上海青年记者协会

目  
录

不愧为时代的强者.....丁法章(1)

上海：股票冲击波.....(1)

崛起吧，药水弄.....(51)

北京一年一个样.....(59)

高校招生点.....(67)

面对命运的零比十四.....(73)

绝望的精神囚徒.....(80)

命运之线一瞬间.....(89)

陈燕飞谈救人前后.....(95)

附文：我助陈燕飞大地着陆.....(98)

走出大田——记上海紫江集团公司

总经理沈雯.....(103)

上海人眼中的朱镕基.....(114)

|                             |       |
|-----------------------------|-------|
| 自首备忘录.....                  | (129) |
| 向人民交待——中国扫荡腐败现象<br>透视.....  | (143) |
| 青春在南极闪光.....                | (162) |
| 两位中国记者的遗憾.....              | (168) |
| 领事馆门前的风波——对出国困境<br>的透视..... | (178) |
| 深圳河畔两栖村.....                | (187) |
| 后记.....                     | (225) |

## 上海：股票冲击波

### 引 子

北京。华尔街。各自代表不同的象征，拥有独立的概念。

一枚流光溢彩的精美绝伦的证章，一张印有象形文字的淡绿色的飘香股票，承担起历史性的神圣使命，成了沟通与联结不同象征与独立概念的媒体。1986年11月14日，“中国现代改革进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宽敞而富有东方情调的会客厅里，向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的华尔街大亨们伸出了欢迎之手。老资格的中国领导人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世界金圆帝国”的巨子们娓娓而谈“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敦促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知识且精明强干的美国朋友放大胆子，鼓足勇气，来中国投资。这些不容易被打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显然被邓小平迷住了，对他所说的话感到高兴，并且“对他的权力和眼光有几分敬畏”。雄踞于华尔街金字塔顶端的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先生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送给邓小平（佩戴这枚别致的证章可以在戒备森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通行无阻）。范尔霖先生的美好愿望是十亿人的领袖有机会到华尔街那座大理石城堡去看看。作为回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把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股票送给范尔霖先生。这张诞生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股票，成了华尔街大亨东方之行最珍贵的礼品！

这是一次极平常的会见。然而，善于捕捉新闻背景材料的外国记者却发掘到这样的事实：中国的上海、沈阳、深圳等地，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金融革命”，绝迹 30 多年的股票再度降生，以其不可抗拒的神奇魅力撩拨着亿万中国民众的投资心弦。无独有偶。不谋而合。“无冕之王”在向同步通讯卫星的接收发射机输出信息时巧妙作出评价：外交官们说，邓小平对华尔街代表团的讲话等于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中国政府决心推进经济和金融改革，包括银行改革。

## 第一章 “理财技术”热

凌晨 3 时。街灯晦暗，如同罩着一层薄雾的夜色中闪现出依稀的人影。气温在零下 5 度，人们把头严严实实包在羊毛围巾和羽绒衣帽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渐渐，象着魔似的，酣梦中的都市从大街小巷里奔涌起一股股人的激流，朝着同一个点汇聚，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热浪：老年人，年轻人，怀抱婴儿的妇女，双目失明的盲人，挂着拐杖的残疾人，穿着时髦的“海派”，衣衫不整的农民，高个矮个，胖子瘦子……

剧烈的躁动。漫天的喧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6 万的超高度密集的都市人的超极限空间挤压。

股票！

绝迹 30 年后重返上海滩。当这一久违了的金融商品象一个幽灵，在 1985 年岁首再度徘徊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时，仿佛一道财神的灵光在天际照耀，眼睛为之明亮，热情为之迸发——

## 拥有一切的“第一”

莫非跑错了地方？谢海清擦去眼镜上寒冷的雾气凝结而成的细碎的冰屑，哈了口热气，从内衣袋里掏出那张因无数人传阅而揉皱了的报纸，藉着微弱的街灯，看了看，又凑近昏暗的门牌仔细辨认了一下斑驳的号码：没错！这位市计量局实验工厂的46岁的工人，顿时心里踏实多了。他松了松硬是被妻子裹了两圈的羊毛围巾，抬起左手腕，时针指向3点缺5分。

他怀疑自己是否中了魔。整夜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辗转反侧久久不能沉入梦乡，脑海里象放鞭炮似的总是响着两个字：股票。这玩意儿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了30多年，连我们年逾不惑的一代人也未见是啥模样，没尝过是啥滋味。大伙儿在车间里议论上海首次向社会公开出售延中实业公司股票的情景，就象偏僻的山里人筹划一年一度的赶集！一阵清脆的钟声驱走迷糊的睡意，他赶紧翻身起床。妻子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他只匆匆咽下一口，便骑上那部伴随了他10多年的“老爷车”出门了。使劲。快！路上结冰。小心！他用力又谨慎地踩着踏板。他在赶路。他在追寻人生尚未失落的梦！

一个苍老的身影映入谢海清的眼帘：弯腰弓背，步履蹒跚，腋下夹着一张小凳。紧接着，摩托引擎的熄火声中跳下一位壮实的中年汉子，一个身着火球一样跃动的大红滑雪衫、脸上捂着白口罩的小伙子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人们开始聚集。问候是亲切的也是简洁的：早！你第几位？我在谁后面？自报家门，同时看清了并记牢了前后伴侣的脸部特征。都市人训练有素的排队功能此刻得到充分的施展。10人一组。环环相扣。风吹不散。雷打不断。人的锁链宛若一条长龙，在吵嚷喧哗声中绕着楼宇向后延伸、延伸……

谢海清是幸运的。7点20分,当晚来的人随着龙尾的摆动而懊恼、叹息、诅咒的时候,他已心满意足地购买好51股面值50元的股票,跨上“老爷车”上班去了。从人类的历史上来讲,第一个人就拥有一切,第二个人则一无所有。这位在“上海万人争购股票”热潮中“中头彩”的质朴的工人,还没来得及换上油腻的工作服,记者们便蜂拥而至。一个普通人的普通名字,因偶尔的机遇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性事件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神奇的效应。

### “安民告示”不安民

人头攒动 龙尾骚动着向龙头卷来。一堆燃烧的干柴浇上了汽油。

大门口,白纸黑字赫然贴着一张油墨未干的“安民告示”,原定销售100万元股票,现减为60万。

40万元股票突然失踪!

哪去了?据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熟知内情的“消息灵通者”透露:“因本公司职工购买力旺盛,不够卖,就在内部消化了。”

好!报纸上明明说发行100万,现在不明不白地减少40万,这不是耍人吗?早知这样,我们何苦排一个通宵!后门?风气不正!这些从家中的储蓄箱、从银行的存折上、从亲友的手里筹措到一叠叠象征民族大团结的金钱,赶大早加入长龙行列的人们,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希望落空,就仿佛灾难降临,失望、愤恨的情绪象一簇火从心头倏然升起。

“安民告示”是助燃剂!

### 经理室恼人的电话铃声

“叮铃——”

又一串拿腔拿调的刺耳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黄贵显不由一阵冷丝丝地心悸。这些天，他想躲，可躲不开。这位毕生从事金融工作的市工商银行静安区信托投资分公司证券业务部经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受到社会的重视和人们的青睐。原因很简单：主管代理股票买卖业务。故旧、亲友、上司、关系户、老同事儿子的同事的朋友……有缘的与无缘的，相识的与不相识的，只要在浩渺繁杂的社会关系的组合中能找到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联系的人，都挖空心思削尖脑袋来找他拉瓜葛。醉翁之意不在酒。洞察世态人心应具有数理运算一样的精密度。他心里十分明白，官场流行的阿谀奉承只属于诱人的权位，人们向自己拉近乎，并不是因为自我价值的变化，而是眼馋着——股票。

真头疼！

“黄经理在吗……”又是听厌了的指名道姓。他握着听筒，从瘦削的脸庞上探不出他内心的波澜，唯有那微锁的眉宇与明亮的大眼的细微的变化，表明他的大脑神经为应付难堪在作着怎样的运动……

“电话谁打来的？”

“一位经委的老同志。他叫儿子来买，要我们照顾照顾。”黄贵显边说边摇头，“唉，难哪！文件有规定，国家政府工作人员不准买股票，可每到发售股票时，这里的电话就不断。什么市政府的、区政府的，都有官员挂电话来。他们本人不出面，变着法儿让妻儿老小出动，请公司予以照顾。我们银行工作人员属知情者不能买，这个工作还好做。可是对来自上头的，真难啦！”话音刚落，又一阵铃声骤然响起……

狭小的客厅，浓缩的空间，挤压的客户，紧皱的眉头，渴望的眼睛，焦虑的神情……他们多数名曰“同行”、“协作单位”、“请帮忙为本厂职工留一点”。工作人员笑容可掬，不自然中寓意深

长。点头也是无奈的，不过单凭这些不作正面答复的复杂表情，那些善于察颜观色揣摩潜台词的客户已心领神会，满足地从人缝中脱身而走。

一声歇斯底里的喊叫。黄贵显把视线投向窗外，有机玻璃上一堆压扁了的鼻头在攒动，无数道直勾勾的眼光向里射来。长龙在延伸，在晃动，在跳跃。他在心里，不由得又叹了口气。

## 外 电 轰 传

“上海售股票，引起大轰动。”

“绝迹30多年，重返上海滩，沪数千人争购股票。”

“数千人排队争购几小时后6万股已售完。”……

一条条电讯，借助高度浓缩时空的现代通讯手段，飞越浩瀚大洋。

国外民众将自己手中的沉淀资金用于购买金融商品（诸如股票、债券之类）的行为称为“理财技术”。日本共同社记者塚越在写报道时所用标题就是：上海也出现“理财技术”热。出现这种“理财技术”热的背景是，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在上海等大城市收入增长率更大，虽然还不到“金钱过剩”的地步，但可以说，在经济上有余力从事“理财技术”的人越来越多了。

## 第二章 “与怪物调情”

交易所里比小菜场还要嘈杂些。几层的人，窒息的汗臭。台上拍板的和拿着电话筒的，全涨红了脸，扬着手，张开嘴巴大叫；可是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清。七八十号经纪人的一百多助手以及数不清的投机者，造成了雷一样的数码的嚣声，耳朵失去了作用。

台上。“编遣本月期”的牌子来了！于是更响更持久的数码的“雷”，更兴奋的“脸的海”，更象冲锋似的挤上前去，挤到左，挤到右……忽然前面“阵云”的中心发一声喊——那不是数码构成的一声喊，而是超过了那满场震耳喧嚣的一声喊，立刻“前线”上许多人象潮水似的往后涌退，而这挤得紧紧的“后方病院”里便也有许多人跳起来想挤上前去，有的竟站在椅子上……立刻那惊忧也过去了，“市场”继续在挣扎，在盘旋；人们用最后的力量来争“收盘”的胜利。

这是在一代文豪茅盾笔下解放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惊心动魄的场景，名著《子夜》真实、艺术地再现了那个罪恶岁月涂抹在股票躯体上的肮脏色调：“多头”、“空头”，幕后操纵，美人计谋，尔虞我诈……

上海证券买卖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据前人考证，自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上海西商组织的上海证券掮客公会（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成立，才有股票买卖，其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又有西商组织的上海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开办，从事买卖证券。至于华商买卖股票，直到民国成立，始逐渐发达。以此得出结论：上海股票买卖的祖先，该是上海证券掮客公会。其实，这考证有误。早在上海证券掮客公会成立的9年之前——1882年9月27日（清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上海《申报》载着一段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文，很明白地说出该公司是买卖股票的机关，它能够议决股票市价，同时将这项市价挂牌公布。所以上海股票买卖的起源，是华商组织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而不是西商组织的上海证券掮客公会。

不管是西商还是华商，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股票买卖在一个世纪前后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不知有多少雄心勃勃的“淘金者”和金融界的“弄潮儿”冒险“与怪

## 遗老沙龙的见证

他们似乎早就被社会所遗忘。不知始于何时，这些早年在股票交易所的硝烟炮火中身经百战的垂暮老人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周一上午在静安公园茶楼相聚叙旧，风雨无阻，雷打不动。鲜花，绿树，鸟鸣；方桌，香茶，人意。在喧嚣的尘世里，夕阳西下的老人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一角天地，都市沙漠中一块宁静的绿洲。

蓦然间，茶楼喧闹了。螺旋形演进的社会经济生活上升到特定的垂直点，人们习惯地从历史中寻求现实的思考。于是乎，“茶室沙龙”的奥秘揭开了，原来他们是一批“上海老经纪人”，在证券大楼550室开设联和号的第四号经纪人吴仕森；在466室开设泰丰号的第十六号经纪人龚懋德；在649室开设乐茂号的林乐耕……就象人类考古发现了稀世珍品一样，这些“老先生”伴随流行的股票在人们的心目中走红了。

可喜吗？可悲！可悲吗？可喜！全国解放初期，为疏导民间游资转向生产，并便于发行公债和国营企业股票，天津、北京等地曾相继成立过短命的证券交易所。曾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由于华东地区金融界决策人接受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交易所的批判，惧怕“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抱观望态度，因此证券交易所从上海消失了。如今不用说这座都市的年轻人视股票为陌物，即使是花甲老翁，解放时也只二十出头，对股票也知之甚微。知识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上海老经纪人”成了八十年代股票的权威评判人。

手指颤抖，老眼昏花，真糟！吴老先生伏在台灯下，感觉力不从心，倏然泛起一股自怜自责的复杂情感。他今年74岁。年